

集部

樂靜集卷二十六

宋 李昭玘 撰

重外

嘗觀漢唐任刺史或輙親見問退而考其所行以質其言或錄其姓名得才否狀以擬廢置或增秩賜金以勞其成或臨軒受服以光其遣故漢之吏事號為稱職唐之任人所傳十五蓋重郡縣之官慎臨人之責自古皆然

不特為今日之所急也愚竊論之天下之事有名變而寔存者後世習於名而遂略其寔此名寔所以並廢而事功不立也今之守令視古猶諸侯也非不有境土也獨不得斂其賦爾若勸課之責則在焉非不有城邑也獨不得專其地爾若守禦之責則在焉非不有官府也獨不得置其屬爾若察治之責則在焉非不有學校也獨不得命其士爾若敎養之責則在焉非不有軍旅也獨不得専其政爾若簡習之責則在焉或以謂古之諸

侯與天子同體而尊故其任重今之諸侯與朝廷異勢而卑故其任輕然不知地土封爵名數儀物雖今日之所輕而重榖阜民養材教士無以異於昔日之所重承令之責者務覈簿書促期會以文法吏自處其於詔令之意教化之實玩以為不急歲時上計苟於文具而已必欲宣德流行移風易俗一陶天下之和固亦難矣故勸課不修則耕稼不時田野荒汙水旱無具老壯流徙守禦不修則群小嘯聚屠牛發冢焚燒區落白晝殺人

察治不修則吏行貪汚交貨賣法公義不肅私倖爭出教養不修則學舍蕪沒圖籍塵委人材徧野士論淺俗簡習不修則卒伍墮氣器械鈍獘春秋角抵坐作如戲凡此者吏不知其責故也國家頻年以來除徭役興農利聯什伍講學校練軍士其法脩成其令數下郡縣之吏猶不能盡心率職以稱上意葢其修餙形迹附託名數苟可以奉朝廷之法其寔無至誠惻怛以行朝廷之意此特失於廉按未精而督責太輕爾若三代之時諸侯

之見天子也春以受其圖秋以比其事夏以陳其謨冬以協其慮時以發其禁衆以施其政天子之撫諸侯也諭言語協辭命諭書名聽音聲同度量成牢禮同器數修法則有撣人以道其政事有掌交以道其德意故能均政刑合禮樂一道德同風俗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察治詳故也今夫州為之守邑為之令星列棊布散於四方萬里之遠道不足以一揆法不足以一守無禮以致之無政以合之凡朝廷之政事法度雖時

下其詔丁寧告戒而奉承之吏習為苟簡大事則行文檄記條目小事則掛屋壁束高閣至於獄訟農穀貨幣征租力役之常歲為一書以上於朝其人之賢不肖其治之得失其事之利害以謂盡在於此是亦跡矣朝廷常患其𡚁而設監司矣委之以廉按付之以督責修職者薦於上不才者罷而去此代天子知人者也然而監司未必皆賢也庇姦則以寛縱為度喜事則以苛細為功惰怯則操鎮静之說强忍則徼刻薄之利挾氣者輕

於沮下幸名者急於趨上取未必中也或出於親戚故舊之先去未必當也或出於怨嫌忿怒之表其情狀之相攻自治且不暇又況治人哉朝廷所望於人者乃止於如此則監司未必為得人也夫郡縣之治視監司指顧為近監司之治望朝廷耳目為遠天下之事嘗勞於總覈難於察治者蓋在此也唐制監察御史掌巡按州縣其一察官人善惡其二察戶口流散帳籍隱沒其三察農桑不勤倉庫減耗其四察妖猾盜賊不事生業其

五察德行孝悌武材異等藏器晦迹以待時者其六察黠吏豪宗兼并縱恣寃抑不申者方今莫若時詔御史分出而臨遣之使郡縣覈於監司監司覈於御史御史致其狀於宰相則天下郡縣之治可指掌而議可僂指而分庶幾古循吏之風復見於今日矣

屬民

昔先王和同四方連絡萬里使家與家相愛人與人相親保之而不忘合之而不散者有道以維之有政以屬

之有法以制之而已以民情為易辭也故以九兩繫焉牧以地得之則食之者不去長以貴得之則事之者不忘師以賢得之儒以道得之則樂其教者安宗以族得之主以利得之則親其上者服友以任得之則善有以相成藪以富得之則利有以相養以民心為易危也故又以本俗六安焉媺宮室所以同其生族墳墓所以同其死聯兄弟所以同其恩聯師儒所以同其義同衣服所以同其禮故能上下統一遠近和合父與父言義

子與子言孝長與長言友幼與幼言弟恩足以合情而相愛文足以飾貌而相接此維之有道者也先王既有以繫其民又有以安其俗猶以為不足恃也故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塟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賓至於守望相助出入相友嫁娶相媒有無相貸疾病相恤祭祀同福死喪同哀男子不足於耕也相從而助耕婦人不足於績也相從而助績一鄉之事皆通

也無求而不得一鄉之情皆同也無為而不知此屬之有政也先王以謂有政以屬於前無法以制於後未足以防民也故徙於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徙於他則以旌節行之無授無節則以圜土納之竄伏者無所匿欺僞者無所容無事而出鄉則鄉必問無事而出關則關必譏民不擾於流寓吏不勞於呼索由此而登於司民則可以知其數由此而比於鄉大夫則可以均其力由此而歛於司稼則可以制其食由此而會於小司徒則

可以用其衆此制之有法也維之既有道屬之既有政制之既有法不幸旱乾水溢民食不足轉流四方則非道之所能維非政之所能屬非法之所能制雖天屬俯仰之間不足以自存又焉有守邑地居室家而不去者哉故為之鄉里之委積以恤艱阨為之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又為之荒政十二以聚萬民不必斂其利而利可散不必盡其征而征可薄力則弛其勞刑則緩其責舍禁以赦小害去已以釋小過眚禮而使勿充殺哀而

使勿致樂則蓄而不用昏則多而不脩索鬼神以致福除盜賊以去害雖凶年饑歲民猶安居重家佚居飽食故自少壯以至於老耄老耄以至於死亡食其田飲其井十里之外不知道塗百里之外不傳風俗此先王之保民也可謂至矣自夫仁政不行井地不均民易其業官失其守內不能制其情外不能知其數此宣王料民於太原仲山甫所以非之也迨夫戰國交侵土地時易封疆不足以限其遷徙城邑不足以遏其流亡管仲以

區區瀕海之齊制國為二十五鄉郊之内自軌以至師郊之外自邑以至屬以相糾聯以相保合少相居長相游居處相樂行作相知以守則固以戰則服故桓公九合諸侯而號為强國者善保民故也自熈寧之初嘗詔天下行保伍之令此有意於三代之遺法也行之數年法雖具存而民未安土義不足以相守則時有桴鼓之警恩不足以相保則或起父子之訟壯力分於出贅世業入於兼并戶口隱於圖版夫家脫於聯伍輕鄉危家

遠出千里故秦多晉冦而魯雜齊語祭祀不從丘壠老死不知子孫罰不及於其友其犯法也輕其背本也衆雖欲均地著之政立土斷之法未易制也昔三代之時里無閒民民無游業居則皆勸功樂事之人出則為仗節死難之士以守則國富以戰則兵强今天下壯有力之民僑寓雜處散於四方手不服耒耜之勤心不知田畝之樂為淫巧奇技屠販游博其無理之甚者嘯聚不逞殺人于貨邑里不告訐門閭不訶問縣官鄉吏察治

無術計戸而不得其家計家而不得其人居無與守出無與戰此為國計者未嘗不深惜之也昔者既詔天下置義倉矣義倉設則雖年穀不豐民可仰食貧不至於易業饑不至於輕家然後禁游手抑末作去舊里者必告入新鄉者無容如此則民無流散之苦吏無逋逃之憂三代之法可漸致而力行矣

取士

璆琳琅玕皆美質也彫之琢之至於成器而後可施梗

楠豫章皆良幹也長之養之至於成材而後可用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性無不善也充其性以至於成人然後可以治人未能成人也雖公綽之不欲冉求之藝聖人猶不取者禮樂不足故也先生能使人必至於成人固有術焉謹學校以教之而已先王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明人倫然後可以盡人道盡人道然後可以治人事故入使長之出使治之道還以同民之善而已方其教之也或三歲賓興或終身不齒雖庶人之子孫積問

學正身行屬於禮義則歸之卿士大夫雖卿士大夫之子孫不能積問學正身行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此所以責人之必成候人之必至也自離經辨志至於敬業樂群自敬業樂群至於博習親師自博習親師至於論學取友自論學取友至於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謂之大成未能通達則知不足以應物未能强立則仁不足以守身先王責人必至於如此之詳者盖人之行已也自非四十而不惑則是非之理去就之義猶不保其往

也升於鄉則升於司徒升於司徒則升於學升於學則升於司馬由秀而選由選而俊由俊而造由造而進不躐等不陵節論定然後官任官然後爵位定然後祿先王之取人必至於如此之久者盖聽其言觀其行非一日之察也故士知學之可樂不知學之可已知仕之可欲不知仕之可求進取退捨以俟天命人人安於為學而樂於循理之義考之則有成德任之則有成效三代所以成王業者此道素行也自漢武帝開設學校增置

博士廣弟子員射策決科勸以官禄學者寖盛異端日
滋六經之說人自獻於其君而操以爲禽犢性命之理
喪於破道之言聖賢之迹滅於浮名之行利禄使然也
陛下嘗詔師儒開廣學校修正經義發古人精微之蘊
袪百年陳腐之說道德之義性命之理著見簡策使天
下學者一其所嚮會其歸宿足以見天地之純古人之
大體不溺於支離蹇淺之弊而又慎選其官開析餘義
使疑斯明窒斯通虚而往實而歸其於教人可謂至矣

陛下聰明淵懿出於德性問學智慮發於天縱萬機之
暇周覽墳籍如稽之以驗物又操之以決事天人之道
帝王之業固已自得於成心矣間諭大臣專意學校慨
然思得豪傑之士與之都俞經畫以躋時於三代之隆
凡試言博士上書公車者躬自考覈或擢之以高第或
官之以不次其於好士可謂篤矣然而承學之士經學
未甚明德行未甚厚志意不修風義不肅未足以應陛
下寤寐虛已之求以其好學之志不能勝其祿利之心

故也夫軒冕在前韋褐在後雖子夏不能忘交戰之患利動其心故也子張學干祿孔子告之以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使漆雕開仕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説蓋有志於學無志於仕然後可以盡心於聖人之道而成士君子之器今之學者弊在利祿之欲速其為道也苟於日月至焉而已矣故經術未甚明德行未甚厚志意不修風義不肅良以此也夫聖人之言非如天之高遠非如鬼神之不測凡所以明天道治人事者不外吾

所性而已故秦焚六經殺學士聖人之言欝而復明者
性之在人不可滅故也今之經術皆出於師儒致一之
論剗革俗學發明至賾盖天為陛下生其人人為陛下
駕其說此士之去聖人千載之遠生於今而幸見者也
然而有論然後能議有議然後能辨見近而不及遠聞
一而不知二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得人之得而不
自得其得是由思索不精爾昔有梓人為鐻者其技甚
賤然猶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五日而不敢懷非譽

巧拙者致其精也乃若萬物之理萬理之變可以坐觀可以意得必曰思之而已思之所入與神為一非神之使然也精之至也茍能如此利祿不足動也陛下欲取士得人莫若待其教養之久抑其進取之速使人盡心致志深造而自得然後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庶幾作人與古無愧矣

政録

天下之治涉於道者無患乎至略涉於事者無患乎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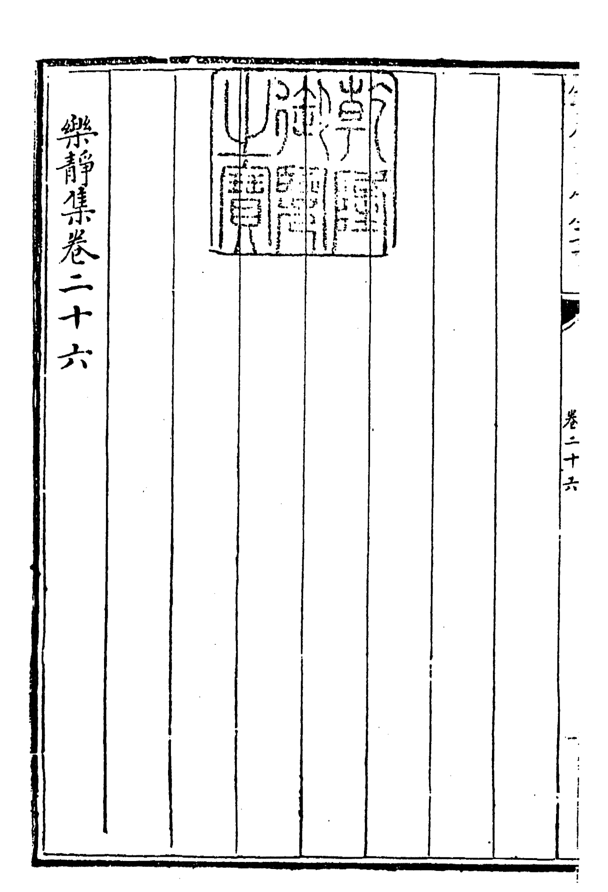
詳蓋道之所以官天地府萬物役使群動運之以精神感之以會通聖人端冕南面恭巳而巳事所以應時而遣推物而行號而讀之則有名指而議之則有數自其名而舉之則小大先後不可易也自其數而積之則一二三四不可亂也然而日之來者無窮往者益遠事之方至者常謹幾成者常忽此所以苟完於耳目之前寖微於歲月之久以至曠敗缺漏紛紜倒迕而不可考者常以此也而況政教禁令綱紀法度有屢進而後成有

一成而不變或先易而後難或初因而終革不有圖籍日陳於前操以為驗稽以為决則朝廷上下失於苟簡官人百吏習於惰偷上方信人臣有為之功而矜攬緒餘下亦操人主不自任之説以彌縫罅漏故雖虛心以望成功拱手以迎太平是亦疎矣周之治官也小宰歲終令羣吏正歲會月終正月要旬終正日成司會掌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以參互考日成月要考月成歲會考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

以詔王及冢宰廢置冢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政事詔王廢置三歲大計羣吏而誅賞之不獨官府之治如此也春朝諸侯以受天下之圖籍而行之官以利害為一書禮俗政事教治刑禁逆順為一書凶荒厄貧為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以反命扵王以周知天下之故夫内以槩羣吏之治外以周知天下之故舉無遺事事無遺慮其職守之勤怠功利之登下用度之多寡經畫之利害百日之所積者一日而

槩舉之百人之所共成者一人而坐見之任事之臣不敢為偷得之利以倖耳目之所不及天下之治常為之不厭通而不倦考覈詳故也後世不知其法以謂帝王之道必無為而用天下無為不達者無不為之說政教禁令網紀法度一切曰有司存事常至於偏弊而不救者無術以舉之也故大事宰天子之不問小事宰大臣之不知漢文帝問丞相決獄錢穀數而對之以廷尉内史宣帝時郡國上計簿具文而三公不以為意上下如

此則何以督察天下而與之仰成哉今陛下必以朝廷官府已行之法度緝為政錄有凡有目有要有會而時自閱覈如裘提領屈五指而頓之不勝其舉矣使官人百吏宿道向方勸功樂職夙夜不惰可謂治術詳矣臣聞五霸不及其臣故委之以能託之以國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五帝其臣不及故親自處事於法宮之中今陛下訓迪厥官總核名實此聖功成就之時也惟陛下加意而已



樂靜集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樂静集卷二十七至三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録監生臣莊文煜

樂靜集卷二十七

宋 李昭玘 撰

試館職策一道

問傳曰秦失之彊周失之弱昔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至其後世有寖微之憂太公治齊舉賢而上功而其末流亦有爭奪之禍夫親親而尊尊舉賢而上功三代之所共也而齊魯行之皆不免於衰亂其故何與國家承平

百年六聖相授為治不同同歸於仁今朝廷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夫使忠厚而不媮勵精而不刻亦必有道矣昔漢文寛仁長者至於朝廷之間恥言人過而不聞其有怠廢不舉之病宣帝總核名實至於文理之士咸精其能而不聞其有督責過甚之失何修何營可以及此願深明所以然之故而條具所當行之事悉著於篇以備採擇

對百王有可變之道而天下無不獘之法古今無一定之時而聖人有應變之術由道而言之堯舜相授一道也由事而言之夏之政忠其失也小人以鬼商之政質其失也小人以野周之政文其失也小人以僿聖人不恃其事之不能獘而必欲强天下之所厭而病人之所不能從所恃者吾善救之而已令夫水之為物也濕其勝則息火火之為物也燥其勝則息水二者其勢不相逮也有智者焉火在上水在下鼎鬲在其閒而五味以

和此無他善調一故也為天下者能知其善調一之術時有損益而斟酌之至於無偏弊不舉之明則古今一理也萬世之道也又何竊竊然憂天下之不治哉秦人據崤函之險擁甲兵之富磨牙揑毒并吞六國及其弊也閭巷匹夫皆攘臂相與起而亡秦德不足故也周人為千八百之國分民割地使世為藩屏一之以禮樂法度時之以朝覲會同上下之勢如臂使指如手足之捍頭目及其弊也征伐號令不出於天子齊桓晉文扶尊

周之名終無以輿王室威不足故也要之德非亂天下之術威非亡國之具特用之有善與不善耳親親尊尊仁也仁之效緩而不切故周公期年報政而其勢不能使人無怠惰寖微之憂舉賢尚功義也義之效太明而速故太公五月報政而其勢不能使人無急廹必爭之禍故仁而不義則失之縱義而不仁則失之忍此齊魯親親尊尊舉賢尚功與三代同而受患與聖人異無以救之故也藝祖以武定天下太宗真宗以文致太平仁

廟慈愛天下躬履純儉恩與天下之民安寧涵養於仁壽之域政令簡易刑輕賦薄四夷之未服赦而不誅大臣之有過貸而不治恩被四海澤及草木而匹夫無失職之怨常使舒遲樂易於法度之外而不相促廹百官有司不能體上之美意至於獘玩茍簡相與竊其溫厚長者之名而從容於自養之地此上非不勤篤而從事者已甚也神宗以英睿之質奮乾剛之斷一新天下因循不攺之獘理財治兵訓官造士賞功不疑罰罪無赦謹

簿書督期會奉法之吏晝則計功夜則思過奔走跼蹶各盡其力而不敢告勞於上監司守令幸於見知訶及細微責任不量力以苛為明鍥薄之風靡靡馳競而終無以成忠厚之俗此上非不和易而行法者過也昔濵門以親死者以善毀爵為上卿其後黨人以毀死過半察其矜名趨利之心則去本益遠矣夫明王操厲世磨鈍之具以作成天下之材與之同心均力興起萬事昭功業於後世其志之所向亦已勤矣奈何官人百吏不

推明德意以應上之所期悻悻然幸於為巳以敗上之法度亦是有罪焉耳夫行百步不至則止行五十步中道而止卒至於箕踞偃卧而不進志怠故也一棋既勝而復棋者愈善卒至於智慮搶攘而後巳其數廹故也墮者猶可以牽一臂而起之廹者斥於無事而已矣如此則小才浅智常汲汲於日月之不足聰明之士不敢削於繩墨之餘兩得之矣文帝之初天下既定出於兵革誅斂之用與民休戚慼一婦人之言去肉刑愛十家

之産罷露臺此仁人也吳王不朝錫之几杖疑失之寬宣帝先法律而後詩書重賞罰而輕德教此霸道也蓋寬饒楊惲一有過失誅之無赦疑失之猛若夫馳射之上林欲親罰匈奴雖寬大長者而有不怒之威思與良二千石共理使民無嗟息雖總核名實而有不言之憂雖然道將行也非人主所獨能為其臣亦有以與之也故賈誼太息流涕欲以法制詔諸侯明禮義齊風俗所以畧施其說黃霸行循良之政而人服愷悌此文宣之

世所以不至於怠惰督察之過者公卿大夫相與明其美意而篤行之故也愚嘗觀天之道陽主仁陰主義仁善生養義善制割陽常主進陰常主退處於無用之地觀人之道父主義母主慈義則敬而尊之慈則愛而親之由是推之治天下之道不幸過而失之猛寧失之寛故秦人之攻戰不足於周人之德澤齊人之强富不足於魯人之禮義漢宣之厲精不及於文景之恭儉蓋可恃者德本也可存者厚道也楚人有疑獄三年不決問

諸大夫半以為是半以為非或曰陶朱公布衣而富必有奇智使人問焉朱公曰臣不知治獄家有二璧焉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其徑相若也澤相若也色相若也側而視之其倍二寸此所以為千金也主上仁孝母后慈愛内之公卿大夫外之守令監司寢掊剋之風布寬大之澤百姓安生業四夷不内擾年穀順成財用不匱大數已得之矣然法之所未善者行之以仁祖之意則不刻意之所已降者約之以神考之法則不偷此三代救

斃之道也其或天下之事與天下之政令出於議論之不同利害之不一其意猶未敢出法之外者假之可也子賤為單父宰請善書二人魯君與之至單父則使書子賤從旁而引其肘書醜則怒書好則復引之二人辭以告魯君魯君即以單父付子賤而單父大治由此觀之法終不可以純任必有美意以作之又何拘焉若夫當行之道廟堂講之已孰姑發其大畧云

樂靜集卷二十七

樂静集卷二十八

宋 李昭玘 撰

王仲遠墓誌銘

君諱彦博字仲遠濟州鉅野人曽祖鄰不仕祖志贈大理寺丞父丕官至大理寺丞妣周氏王姓之出葢自周靈王太子晉歷戰國秦漢而下世有顯人君之先實居冀州之信都渉五季之亂自曽祖始遷於濟州之任城

君之祖又遷鉅野家居力學以其業教授諸子皆以文行著名君之伯父與寺丞公相踵擢進士第鄉閭榮之士族之教子弟者必指王氏為表儀寺丞公年五十家息未生與周夫人齋戒夜禱夢神告而生君焉君之生也俊惠奇警不與羣兒遊戲嘗以書自隨日誦千言寺丞公棄養哀毀如成人遇父之執挽衣稽顙慟絶見者為之出涕始受學鄉先生喜為古文頷首揺筆凌厲槩礴頃刻即成初無刻畫龔錯之跡而多得其制作之意

性樂易與人交以善相告露見城宇飲食衣服必與之同使人益親而不欲去士有類於貧乏不能縱心於學者傾所有資業之以成其志嘗䛠族人易產於他邑輙欺其價以僞劵歸之一不問或有告者君曰彼吾屬也不能逆知其所欲而使有是心吾之罪也初應詔以周夫人喪不逮試有司其後復以疾不赴至和二年八月二十三日終於家享年二十一鄉人弔哭相屬一時名士竟作詩以寫其哀以謂靈苗不實龜毀玉破常出於

人情所甚愛而理之不可尤者其辭為傷君才甚高嶢絶獨出老師宿學之所謂氣盛而志感滅沒千里後生輩不敢與之並馳方未冠時貴公望人不問年齒樂從其遊許以公輔之器自君之卒更五十年遺文逸句落在人口稱道不已天其或者姑假之年涵潤長養日充其材用則行其所學不用則著書以見志其於天下後世宜如何嗚呼娶孔氏有賢德宜其家生二男長曰龜齡明悟好古有先人之風度三預薦書未壯蚤卒次曰

松齡志行特立以辭學登科今為滑州白馬縣丞二女長適衢州西安縣丞閆師旦次適進士李臨孫男五人曰彬曰烈曰中曰聿曰串皆舉進士曾孫二人曰恕曰懋將以崇寧四年四月三日葬於濟州任城縣諫議鄉呂材之原松齡予友也狀君行實求銘於予為之銘曰物生有才是亦或使誰為不仁乃復戕毀謂有命也智無與爭錐死而壽又奚貴生木折非腐水窮非塞扶疎潏洋惟後之日

榮起之墓誌銘

先生諱振字起之其先北平無終人遠祖九思仕唐為給事中自高祖繼紹避亂因徙居徐州之彭城後為濟州任城令因家焉今為任城人國朝開寶初授博州聊城令卒贈將作少監三子皆擢進士第長曰太素歷殿中侍御史贈諫議大夫先生之曾祖也太素生範用御史恩補太廟齋郎早卒範生翊李文定以外表親奏補試將作監主簿終宿州臨渙令先生臨渙令之次子也

少剛潔自重不倚於物務學有本喜兩漢文章耻作雕篆故於辭賦少工而品藻論辨皆遷固材也凡偕計五上試禮部不中以恩補大名府助教束書東歸閉閼里巷文史自娱雖老不廢晚苦風痺瘖不得語余嘗以公幹過任候其起居夊之杖而出以指啄膺欲大呼者數四竟不能吐一言涕淚俱下余亦為之墮睫左右不忍顧反面引去未幾其子以訃聞予哭之慟嘆曰洙泗以西不復有此人矣考其諱曰乃元祐二年五月初五日

也享年六十有九先生壯時從事科舉郡太守聞其有高行邀致學校表儀諸生間挾一書册往來堂上望見儇薄後生輩不學子弟施施而來必面責之稍不領輙懐書以去不復與語屏居蔬食一錢一米不以取與人富人巨室來則拒之聞先生之名竟不得接其面目治己嚴正常若不可犯者小夫淺俗竊短以謂狷介不近人而先生固自若也同郡晁公堯民才高有盛名不妄取友從先生遊館餼甚厚每為文章議論經其可否然

後出於人經傳有疑决於其言而後定遇有須緩急厚薄必得其意而後已至於紉澣衣褐調適飲食皆家人為之不倦也由是一鄉之人始知尊先生矣太守單父馬處厚嘗為治平御史以直諫聞士不敢輕進見先生曳裾長揖升堂就席占對磊落公頗驚之異日召與論歷代治亂由秦漢而下孰得孰失猶數一二激忠疾邪感慨憤懣以不得生於其時為恨往往夜分乃罷公曰機辯明鋭馬周之徒歟由是一鄉之士始知先生志太

學博平日之自異未可量也後馬公被召為夏官貳卿
晁公擢司金郎位寖顯可以推挽時也先生已殂矣天
或假之食六品禄冠柱後惠文正色立朝糾正百官凜
凜風動一日得行其志無憾也不幸窮老病廢卧破屋
下舌梗氣塞奄奄以死嗚呼為文高古有法度詩句清
遠得意皆前人不到處有集十卷藏於家娶句氏子男
一人曰亶孝愿可立克奉緒業里人樂稱之孫二人長
曰大同次曰大順習貢舉將以政和三年八月二十五

日葬先生於任鄉北賈村之原從龜告也亶來乞銘義不得辭為之銘曰

直木可支精金可割竟不得施腐爛摧折夭旣誘之乃復阨之人實知之莫或挽之大鈞茫茫孰與信疑百世不没有此銘詩

李奉議墓誌銘

公諱衆字仲師李姓所出見四方尤多公之族自五代為鉅野著姓後别葬金鄉今為金鄉人曾祖綰隱德不

仕祖義贈尚書度支郎中考定以儒學起家真宗朝屢上所為文章眷奬甚渥將使數路以風績聞終尚書工部郎中直史館贈金紫光禄大夫妣永嘉郡太夫人馬氏所生仁壽縣太君呂氏金紫棄養公方數歲哀毀如成人用遺表恩補太廟齋郎既長力學喜慕名節不苟去就初調大名府朝城縣尉年尚少人多易之會夜有獄變刼吏卒將逌喧聞於外公徒步徑往叱之皆辟易就縛再調恩州司理叅軍守武人以氣厭其僚遇事強

愎人莫敢爭獄有重繫辭說承輒語公易其情公持不
可守色厲公徐曰吏有法守安敢以私意輕重不然當
自主何必付吏幸得罪去無愠守知其不能奪竟從之移
汝州魯山縣令境土多榛萊民力不足時河朔薦饑詔許
流民占墾公誘掖安集至者如歸未數月年穀大登百
室熙飽公上之輸數倍他邑轉大理寺丞差知棣州商
河縣求便親改單州魚臺推行方田事詳而不擾河北
提舉常平司薦公鎮寧軍節度判官管勾常平事遷太

子中舍緋魚官制行改通直郎河决小吴坐免繼丁仁壽君憂服除簽書武寧判官事遷奉議郎元祐初秋大雨汴泗暴溢下阨二矼水回洑不得去薄府東門自城竇中入沸出平地視府庫尤殆守者倉猝無策公為發竇豐監廢鐵錢塞之勢遂息居人避患走丘陵不得下三日無食具糧糗舟檝俾載而歸人賴以免官滿通判潞州潞大府守臣多通貴不親吏事弊滋久苗莊敏公以疾解殿帥賜保康軍節領州事至則卧閤自養吏敢

慢文移閲月不省動盈几格屬在告公攝事一切懲責不旬日稱治部使者過謂公曰比文報甚速非昔日潞州也倚公良多交章薦其才未幾經略司檄公按沿邊城寨奔走觸然道得疾歸遂不起元祐五年十二月八日卒於官舍享年五十四娶比部員外郎晁仲淵之女封壽安縣君男公裕公佐公濟公遠公敏公裕累試禮部早卒公祐公濟擢進士第公祐萊州萊陽縣主簿卒於官公濟奉議郎通判潰州餘皆舉進士女適登仕郎

晁損之進士卞顧奉議郎崔翰皆卒次適奉議郎魯䕶進千之孫十七人以元符二年五月庚申葬於金鄉縣金山里左羊之原從先兆也公魁偉有儀度語氣簡重與人交洞見城守久之盬驩事親篤孝與仲兄成州相愛老而不衰怡怡如也居官求稱職不取虗譽事至敢決不以利害自謀治獄明恕理可疑必爭辨雪得活者十數人屬吏有過召與欵語使知悔終保任不疑其所存亦遠矣而位卑勢迮不足以行其志中道而殞士論

惜之予嘗與公同僚所知爲多其子公濟來乞銘輙序
其實爲之銘曰
嗚呼李公有勇有謀不與物流愛人而周我寶自求而
命不優俾世益修祉禄是襃乃天爾酬弗庸何尤作銘
藏幽以永公休

成州使君李公墓誌銘

士以才自任喜著功名智力俱困而終於蹈患者固常
有之若夫強以濟事約以行巳始卒一致而安于無悔

者吾於李公見之矣公諱㬂字世京濟州金鄉人曾祖縮隱德不仕祖義贈尚書度支郎中父定工部郎中直史館贈金紫光禄大夫妣永嘉郡君馬氏所生仁壽縣太君吕氏公金紫恩補太廟室長授大名府元城簿屬太河決調役夫萬人期會甚急令憚其行公請自効初至人以貴家子易之約束既行無敢犯人倍其力第勞為諸邑最留守良僖李公薦其才可試官滿調泰州司法叅軍發運使以上供綱委公督遣朝廷岀專使且至

適歲大飢民艱食法當賑給官吏束手憂窘公語使者
曰民命寄朝夕國計旬月可緩也願先出穀以活窮民
以其餘歸太倉未晚旣而按籍檢括猶僅可支使者服
其敏決遷開封府中牟縣尉嘗躬獲強寇或者告以用
勞改官公曰幸逃責爾竟不言者上用薦格改大理寺
丞南京留守傳求辟改公府司錄叅軍鄉民謝德誠說浮
屠法謂能禍福人聞者甚恐祈謁擁門守以為奴且生
變捕繫幾百人公白守曰無知之民無大蠹害特罔衆

取財爾即日杖遣之禁卒祖立以逃被捕市人王郝歐
妻至死當論如法疑未次公覆訊乃得之立曰初念母
以逃顧母無恙將復歸道遇邏卒曰我寔逃幸執以聞
郝曰母詬婦婦反之我不勝忿歐無幾偶以傷死公曰
以情自歸何有捕也歐不孝婦非歐妻也皆不當死乃
以疑上讞止坐配法鄆州置都作院事始須得人辟公
克監官工技精密諸郡遂以其式行太子中舍賜緋魚
官制行改通直郎轉奉議郎通判徐州彭城男子自稱

神降其家憑附語言里巷訩訩相告幾不定居公客捕
其首痛懲之斥境外騰口遂息轉運使今武康節度吳
公聞之將置獄方乘驛至而事已平矣頃城令受賕枉
法監司檄公按劾其罪不可數舉抵讕不承公曰爲吏
至此尚可免也掇其一二甚明者鞫之以薄治其罪奏
上猶竄嶺表將行以餘俸資之丁仁壽君憂服除改承
議郎通判兖州奉符有大商死逆旅資萬緡奴輩胠篋
已亾其半公追治究詰盡籍於官移其家給之萊蕪富

人以獄繫訟狡吏紿作令語受富人金事發誣令教我令幺性不能自解公潛遣人索金於吏家果得之遂正其罪是歲秋不登羣盜薄境聚落一空道無行迹提刑司聞於朝責公誅剪選驍卒百人先扼其走集焚蕩巢穴禁食飲往來不旬日斬馘殆盡青州有滯訟情屢變踰年不能決部使者語公曰暫屈此行不然不能無寃人公至盡去縲械具湯沐食物親勞之曰父母妻息孰爲收恤資業孰爲經理狴犴與廬舍孰樂皆泫然泣下

曰今日當吐肺腸墮地敢復回隱不加一毫盡服其辜會濟南守罷去公承乏攝事是時右丞徐公翰林強公方爲屬僚相好甚歡公嘗語人曰精金美玉皆廊廟器也後果貴達論者服其知人遷朝散郎知成州所治偏遠吏無法守屢勤廉使轉運判官游師雄曰同谷得疾元祐八年正月二十一日卒于官舍享年五十八娶大中大夫趙恭和之女封蓬萊縣君男五人公享公廉公忠公才公輅公享儒林郎冀州司工曹事公才將仕郎

京兆府櫟陽縣尉公廉早卒公忠公輅未仕女三人長適從事郎杭州司理叅軍閭丘珪次適承務郎監磁州昭德鎮張斆次適通直郎穎昌府司録事劉師文孫男九人尚幼以政和四年六月二十七日葬于金鄉縣左羊里之原從先兆也公少喜讀書務曉大意性沉毅渾厚若不可犯與人交樂易無間久之益歡議論從容中理未嘗餙虗文作竒中以求人知而人寔知之事至恥循默出衆敢前事已則逡廵退遜不自言功而無所娟

忌故能蹈利害涉險夷常裕如也嗚呼年未及中壽而所試者纔及一州此不可知者余亦莫能言也因敘其事又為之銘以信其可言者銘曰

見可則為遷當而止不徼福故寡禍不近譽故無毀傳曰樂循理謂為君子尚爾後人服此餘祉

蓬萊縣君趙氏墓誌銘

夫人姓趙氏其先西洛人殿中侍御史孚之曾孫御史中丞尚書右丞追封魏國公謚文定公安仁之孫大中

大夫恭和之女母崇德縣太君孫氏早卒繼母崇德縣太君閆氏夫人生七歲聰明警悟過人言語應對了了可喜既長動容中理不妄笑語擇良士歸之而得上部郎中直史館李公之子㽞匹焉李氏諸婦皆年倍而視夫人如女子時不以娣姒嶷之夫人執禮無懈凡門内之事祭祀賓客飲食服用必身先焉事其姑仁壽君尤恪問省不易其時調芼紉澣不經其手不以進諸婦相告曰我輩弗如也以夫陞朝封蓬萊縣君仁壽年益高寢

疾滋久奉湯劑侯起居未間潛飲泣不食仁壽曰吾九十人矣瞑目可憾念無以報吾婦亦無如之何惟善助吾兒教子孫強立猶有望也後李公以朝散郎知成州卒于官夫人護其喪以歸嫠居二十年嚴正有法度誦佛書精進不倦既得疾告諸婦曰火風將息吾何以逃汝曷仕州縣凡七遷奉法行已吾所贊多矣吾奩篋中物皆嫁時資未嘗更置一物以自奉吾此意亦欲遺諸子孫汝等誌之翌日終於正寢享年七十六大觀四年

六月二十九日也男五人公享公廉公忠公才公輅公享儒林郎冀州司工曹事公才將仕郎京兆府櫟陽縣尉公廉早卒公忠公輅未仕女三人長適從事郎杭州司理叅軍閭丘珪次適承務郎監磁州昭德鎮張斁次適通直郎潁昌府司録事劉師文孫男九人尚幼以政和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將葬朝散公而舉夫人祔焉銘曰

順以事上無敢咈違正以率下不以笑嘻于鄉于家寔

婦之師善善不匱尚克有貽

晁次膺墓誌銘

政和癸巳大晟樂既成八音克諧人神以和嘉瑞繼至宜德能文之士作為辭章歌詠盛德鋪張宏休以傳無窮士於此時秉筆待命願倫撰述以幸附託亦有日矣公相太師蔡魯公知公之才以姓名聞上詔乘驛赴闕公久廢不試亦冀自見於時鄉人好公者喜公復起相與賛其行去朝天門十里置酒為餞曰異日富貴還故

鄉望車馬此道上惟厚自持入都門士大夫聞公來者相告曰晁次膺自此升矣翌日太師召公語曰髙卧三十年復何所得公曰未嘗不欲仕也特以罪負伏若將終身不意倒屣掃門乃在今日會禁中嘉蓮生分苞合趺㒅出天造人意有不能形容者公效樂府體屬辭以進上覽之稱善未幾中暍感疾更十數醫不得愈命下除大晟府按協聲律奄奄不克受賀者及門聞哭聲入弔而去八月載其喪歸前日為餞者出迎河上顧一

舟夷猶而下揭絳帛大書乃銘旌也讀之流涕計去時纔五十日未食太倉一粒粟已為歸人念之尤傷以其年九月十九日葬於任城之魚山從先兆也公諱端禮字次膺世為澶之清豐人後金紫葬濟之任城今為任城人姓氏出西王子朝系屬漢御史大夫錯之後祥符中文元公以儒學入翰林為文章宗工文莊公有經濟大志忝真宗政事時稱名臣晁氏之族始大著公之曾祖廸贈尚書工部侍郎生宗簡贈特進吏部尚書特進

生仲參贈金紫光祿大夫公金紫之第三子也母公孫氏贈永嘉郡太夫人公以熙寧六年擢進士第授單州成武簿遷瀛州防禦推官知洺州平恩縣官滿授泰寧軍節度推官知大名府莘縣事以政和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卒于東都昭德坊之外第享年六十八娶梁氏湖州德清令訪之女男益之觀之州學貢士同之早卒女長適泰州海陵縣丞滕伯奇次適貢士翟光弼次適河南府司工曹事馬承休孫男四人公榮公采餘幼女二

人在室平恩並大河歲虞决溢公始至諭民具畚石謹防堨增培卑薄疑若無事而擾者元豐末果决小呉浸數州獨平恩百里耕稼自給民至今思之在華縣時嘗董役河上告戒明一會頓舍不便號丁夫夜徙部數十人各以隊行無敢譁鬨旁縣不知也朝廷行保伍法以寓軍政都閱武人急上功約束苛冗訩訩謀變語聞於外公方視邑事馳馬入行間揮軍大呼曰離立者當斬古者教民戰使守望相助以保其家今小不忍先自棄

首領如父母妻子何感感泣悔罪部使者疑公掠功邀福招以他事坐預支公錢從私貸法奪官罷去流泊淮上寓僧舍中篛門風雨藜羹不屬抵掌談笑豪氣故在後數歲西還稍經理生事寖饒於財分窮赴急惟恐不及客至飲酒賦詩放浪終日平居杜門避聲跡常困畏不若人方歲大飢弃小弱道上遣人購歛飲食薪絮澣沐負抱一如家兒寖長物色所生歸之先特進葬開封屬河漲侵齧幾壞阡壠金紫公嘗語諸族父卜未暇公

誌其言一日告於廟禱以先志神寔許之自鉅野徒行四百里奉其柩以歸定於金紫之東曾太夫人從焉或曰古不修墓今遷之何也公曰孝子之葬其親不忍土侵膚不幸棺槨腐敗委諸水中亦何心哉使聖人復生必從吾請矣去下濕宅高原子孫纍纍相依歲時灑掃合食正吾祖之志也又何罪議者然之族弟以醉毆人傷後以疾死傷家挾仇訟是鬭殺持甚急公召其兄諭以引醫為對遂從流議平生嗜佛書暮年一意歸宿口

誦手録皆要妙語夜卧目有圓光家人驚之公曰先文元公修清淨惠得無碍觀每有此相今不知何祥也或出於情想爾公為人博學强記氣韻爽抜為文清麗雅自負不以勝人喜道人善如味膾炙與人交開露城宇窺其中不見藩鍵遇事見理明速必奠而後發論人材取大致可法不及所短有文集十卷藏於家嗚呼斯人已往矣不可作也予既以詞哀之今又銘其墓云銘曰

天之生材有命在人乖睽合逢孰職其均我之將行或

授之手我行遽顛孰排於後枯楊不春稍復芽蘖雷風呼噓幹拔何日太阿久幽蒙面塵穢既發其光一折不試滔滔大川有艎有舟獨不能濟卒非人謀力善自我如表斯植影寔隨之何有迷滅一氣回薄不虧不成既往不待後者其迎

樂靜集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樂静集卷二十九

宋 李昭玘 撰

吳彦律墓誌銘

公諱琯字彦律累贈太師中書令諱文祐之曽孫將作監致仕累贈金紫光禄大夫太師諱懐德之孫資政殿大學士贈太師封秦國公謚文肅諱奎之子母趙氏追贈兾州太夫人繼母張氏累封鄆州太夫人亡家北海

自文肅葬汶後為汝人公以文肅遺表恩補將仕郎祕書省正字既冠調監徐州酒稅元豐官制行改承務郎監鄒鎮有巨盜過境上聞公仁而愛人相戒不可犯柬手以去就遷承事郎會哲宗登極遷承事郎權齊州長清縣地大事叢素難治吏以公貴人子頗易之公漫不省前此囚繫累月不決一日躬自引訊量罪傅法隨決遣之牢戶一空旦視事訟者喧沓塞堂下涉筆批解人得其情吽抃出縣門去吏惴惴負壁立無敢旁睨舊令

玩弛積弊頹委具條目戒告凡警偷吏姦直寃卹隱先
後張下人畏之如神號曰日新父老至今思之丁母夫
人憂免喪遷宣義郎簽書護國軍節度判官公事張太
寧提點陜西刑獄人憚其嚴州縣望風求勉既至檢法
官通判河東令皆以病告公獨舉一府事比次酬對各
有條理太寧嘗駁部中具獄委公審閱公曰以人命迎
上官指顧如幽責何力分明之張始大悟即日表薦于
朝資政蒲公宗孟知府事以前執政自重操下甚急凡

參佐治事須晨入暮歸公曰吏奉公無曠不得恤其私情未安也欲移病去使者重其節使按事他郡蒲去乃還終不為屈檢法官倚文生事侵詆府屬嘗語人曰萬一案牘出入不當法意必摘聞上公寄聲謝之曰律令餘事爾輕重自有理何至失入如以出得譴無悔也府有疑獄公出力平反人謂不寃亦不自為功資政范公百禄繼至每付以綱紀公才高尤務大體嘗請於范公曰府所以督縣也令偷脫避事屢求決於府府為追呼

以擾鄉部是守常代令治也當戒諸邑各事其事毋故
不警以自幸更有罪移令痛懲之范行其言境内大治
以通直郎通判保德軍今皇帝即位以恩轉奉議郎賜
五品服遷承議郎通判永寧軍民有訟財者躁狠失辭
當置于法公命易牒責其償以出是時河北方更制樓
櫓公獨請樞府願少緩期責庛益堅久遷朝奉郎大觀
元年年五十四上書請老乃以本官致仕公少有大志
剛梗喜有為欲卓卓自見於世嘗上書論河東轉輸便

覊利害皆天下大計於書無所不讀論歷代治亂纚纚不倦至古人氣節不撓處輙抵掌歎激為文渾厚敏給雅自好亦不茍作撰南郊大禮賦典麗雄富人皆稱之嘗有郡太守喜文士登樓燕集曰快哉此風屬公聯賦辭氣警拔一坐盡傾終身不求人知以義自信雖聲猷不合裕如也所與遊皆一時名卿交口稱薦宜倫獻納退處閭巷不登公門不道官府事客至酌酒賦詩隨意取適悠然終日退而窺其私則蔬食不充不以為病王

氏寡姊寢疾累年以亡奉養送終無一不具又買田以活其孤中外有不能自存者多賴公以濟八寶覃恩遷朝散郎又詔許致仕官得再仕諸公欲強起公稍治資產以託身後公曰吳氏世清約自文肅公貴未嘗買屋以居獨有故書在乃亡業田也食於斯足矣不然徒為人書券爾性至孝自奉甚薄祭享之具尤務豐潔晚年不堪事必扶力薦酌率子弟執禮唯謹同時僚友多在高位未嘗叙契濶有就見者送迎如平日或誚其太簡

公曰彼以知我故來今吾亦故吾也復何貶焉忽夢文肅公曰汝眉目踈秀陰德在人已而得疾即以後事飭諸子且曰先公有大功于王家不幸年不得下壽小子庸弱不能紹發緒餘苟免罪戾而過先公之年瞑目奚憾病再閱月起居如平生至歛手足不亂以政和四年十一月戊寅終于正寢享年六十一五年正月丁酉葬於東阿縣魚山鄉孟柵村文肅公之兆次公有文集二十卷室人呂氏先公五年卒賢而有禮法公所恃以為

助者多矣八男子紹京兆府法曹參軍早卒結將仕郎繕文林郎給通仕郎絅緬綜縯一女適射法令張子定孫男女十有八人公善教子簡嚴有法度結給繼以經術擢第繕絅綜貢辟雍其餘子與孫皆幼有立余嘗聞自昔有陰德者必得其報至高其門以待信不虗矣公之餘澤固未艾也將葬結以狀來求銘為之銘曰

士以學行志則愛日不謀其身維以始卒我車既堅服馬云邁中道而休亦保我載有德在人而命不厚惟德

不亡乃自為壽譬彼嘉谷既種其實生之又生百世之食有蕃子孫克配其澤山回水長於此歸魄

傅主簿墓誌銘

君諱思齊字至之遠祖良弼仕唐歷沂州刺史其先清河人皇朝初遷徐州豐縣又遷單州魚臺今為魚臺人曾祖贍教授鄉里祖圖隱居喜浮屠學父永錫以治産起家三世皆不仕君永錫之次子也樂易有常行好義甚篤與人久而益親人以善事歸之會河決澶淵經費

未給君曰畎畝不忘君卜式獨何人哉因輦薪芻千萬
願濟其役朝廷嘉之授太廟齋郎調劍州梓潼縣主簿
以母老無壯子弟就養不赴未幾母卒號毀屢絕幾不
終喪服既除或勸從仕君曰家世仕族不幸緒業中墮
轉而為民吾志學無所成且復孤弱無力起門戶歲時
徭賦吏作威特檄詬呼當関不置竊耻之今日舉手板
長揖縣令史過庭下無或睥睨子弟去丁籍免給事公
上自幸多矣不願仕也家君無奔走自効猶能坐里門

勸人為善裨風教萬一無苟也元豐間大河復溢横流入東部邑有舊防連絡數十里吏玩不治垝缺非一水將至居人大恐編木浮甕逃死甚急君部家僮數十人荷畚鍤號之而趨從者如雲面水衝立舉杖指呼人百其力不數時完塞隱然無虞脫良田數千頃老幼遮君拜道上曰微君之賜廬舍冢墓盡為江湖吾將鼓鬣而遊矣顧以功聞上君曰守望相助不敢不勉今日之幸天也吾何預紹聖間將舉大父葬事考卜既宜而地並

山行徑窘澁方秋成不敢轥民田出入父老知之遽請君曰同社小人飲君之惠為久今遠日將至不能委拱把粟為挽翣除道是無義也惟便宜自擇復戒僮奴曰異日無得縱放馬牛踐塋域百步無得輙入中林彈射至今松檟修欝過者曰此必傅氏阡也合一門百口資產稍立不以豢養敗子孫即所居闢十數楹左右圖史命布席危坐執經誦習以厚隨計上玷奏籍一名歸過閭巷吾當以一尺之面見鄉人此其志也邑人不甚喜

儒患無以倡之距居數里有馬先生之祠人莫知其為東漢融也君齊潔汎掃具樽俎躬薦獻羅諸兒拜庭下觀者如堵退而嘆曰先生以高才博洽為世儒宗今敝里獨無其人患不為爾後生聞之競警激日奮事業蘄然自見者多矣奉職和育大理少卿王振姑之子也幼孤老窮不能活振移書託君君為治居室料理生事衣食以給育既長以女孫妻之賓州從事王汝輔娣之夫冒瘴死旅殯道傍久不歸骨厚資遣其子行萬里扶柩

以還四方遊士聞義而至者授館餼如在公府舉匕箸堂上如集梟鴈有所假求不以厚薄無倦窮冬大塞羸老行乞顛踣衢路為屋收之薪火袽絮糜糗飲藥人與之卒歲得活者幾百人晚益喜聚書好賔客餙庭榭茂林修竹日涉成趣酌酒笑語無虗日天章閣待制李公師中自汝往來屢從宴飲嘗有詩曰門無俗客盡清陰家有藏書敵萬金益稱其雅尚戶部侍郎馬公默與君同郡平昔甚歡既貴君不為俯仰相遇如布衣時後其

子以訃聞馬公歎曰自爾輕施重義樂於為善與人無間不易得如此人矣治門内謹約束無寸紙一辭干縣令與人情義明白人亦不忍欺鄉隣有鬬訟先質於君判可否為解譬以理往往毀牒而去嗚呼信可謂一鄉之善士矣元符三年九月三日以疾終於家享年七十七娶宋氏先君十三年卒男六人偕舉進士攸将仕郎德州司理祭軍伸鄉貢新科明法价左侍禁併勅賜青州助教佺鄉貢進士女六人長適宣德郎吳彦次適鄉

貢學究閏友直次適進士李袞次適進士李郊次適通仕郎陳壬次適登仕郎向澐孫男十人潡洵洙深漸泂沂濤洞皆舉進士孫女十人皆歸士族曾孫十三人尚幼德善之報方逶迤衍慶未易量也將以政和四年七月十二日葬於魚臺縣高平鄉東單村之原佺以狀來乞銘於予為銘曰

士不苟作或以見已所願既薄求可而止善善及人何必曰仕身則不酬惟後人之祉

呂正臣墓誌銘

君諱規字正臣世為兖州萊蕪人曾祖日新故任駕部員外郎祖旬教授鄉里故不仕父孜故任淄州司法叅軍妣楊氏君性嚴重簡默若不可親者人樂與之交事父母盡愛以順待其兄内外無閒言博學工文不專記誦務曉大意此所聞大槩嘗為人稱重者竊考其狀叅以本末信乎一鄉之善士也司法君棄養門内幾百口飲食被服滋窘一日兄弟合食堂上議所以託君獨進

曰斯事不敢以詒兄憂請任其責稍經理生事異日餬口四方棄廬舍去墳墓妻子流散復何面目望魯東門乎乃募工徒斬木鍛鐵制器利用視他工尤精密人人予一已獨予三人出取三我獨取一凡東州之人一農一工家爨戸禦其器皆呂氏作也會官議收榷君盡其齊量作程利害嬴約一切并歸之語其族曰吾家世儒學非殖貨者方禍至艱急日計不支倒行逆施何暇擇去就昔一疏食今兼肉矣昔歲無褐今重裘矣祭祀以

時嫁娶如禮賔至有館有餼可以言義時也不爾使後生輩貪得爭利挾氣犯法前日之積正為獄吏資爾因太闢館舍要致一時名士與羣從游以經術講習稍預鄉舉鄉人貧病不能出門戶婚葬失其時四方遊士顛頓道路不得歸力振翼之一日忽得疾子弟左右侍告曰汝知所學又知所以為善矣美名高爵行可自知吾少也困賤事為力不暇比幸栖遲田里庶幾見汝輩冠蓋入吾門時有顯者來布衣無憾嗚呼歲不我與吾今

徃矣東皐有黍亦既播之汝食汝收惟力無惰元符三年五月十八日終于正寢享年四十八君先娶王氏兖州朝散郎天錫之女先君十一年卒繼室閻氏濟州承議郎仲約之女男三人長曰黄中秉義郎前淄州長山高苑两廵檢次早卒次師中縣學生女二人長適郡貢武士孔盤次適鄉貢進士梁元忠孫男二人曰澄曰溥孫女三人在室政和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葬于萊蕪縣朱郭村孝婦原師中來乞銘其墓為之銘曰

士不世官或窘家食養祭不供惟子之責厥初艱憂承父之蠱我幹我謀乃復用裕数粒量帛不資其餘他人阨窮温飫與俱好義則榮知足不辱磨之友師俾自求福富貴利達天寔為之詔爾後人亦既有詒

宋故益州路諸州軍水陸計度轉運使直史館護軍賜紫金魚袋贈尚書工部侍郎李公神道碑

公諱某始系出隴西成紀後為齊州金鄉人曾祖某祖

其襲儒服恬晦不仕父其閒居讀書教授鄉黨子弟無求於人人敬其有德累贈度支郎中公即度支之長子也幼聰警篤學有大志初七歲日持一卷書置几上若有所思羣稚戲走不顧未晡已黙記數百言或問之頗曉大意度支異之曰大吾門必此兒也景德三年以明經中第釋褐為陳州司户叅軍未幾丁度支憂終喪再調沂州沂水尉舉進士試禮部偶不如格公曰學行之上也安用虛名遂棄場屋以祖母喪去官服除授開封

府考城縣主簿歲大飢朝廷責尹擇良吏賑給尹狀公治行應旨公躬行饘粥授病者以藥朝暮數問勞如其家人得活者數千人相率謝公曰父母生我能脫吾死者主簿也世為牛馬以償不稱感泣再拜公卿間由是知公有仁術可用薦充大理寺詳斷官每議獄必平心定氣審閱數十然後麗法法一定慘惻終日得從輕議喜見顏色暇日一切罷造謁惟學是務客至相與論天下事纚纚然忘倦皆愛其有廟廊之器而不知其為法

吏也祥符中朝廷無事四方奏符瑞上方喜弄翰墨圖繪太平公作祥源觀賦夸麗詼詭放蕩排騁幾數千言卒之以法度并奏疏以獻上喜納之改太子中書通州判棣州知達州事並山無井負致良苦公破竹架覆泉注城中人不病汲尋遷萊州膠東之士喜誦數略文義公召郡之秀民日與講解執經坐堂上者滿席因奏增歲貢朝廷從之自是萊之學者數倍他郡有大姦李翼挾貲長雄肆奪為不法陰拾吏短長掣其手使不得鈎

擿一日潛縛致庭下件責其罪黜竄遠方人聞之舉手加額嘆公神明歲終考課第一撰天聖策要四十篇奏於朝其言感慨切直中事情愿急世用五穀絲枲以治飢寒仁宗愛其才召試舍人院賜進士第改屯田員外郎提點成都府路州獄代迓擢三司度支判官上殿賜金紫出為江西路轉運使戛賊擾邉調度方窘公以本道羨錢二十萬助軍費賜詔奬諭移淮南未行徙兩浙數月除成都路遷工部郎中直祕閣會雅州有巨獄罣

挽數十人吏滋不決公夙駕馳險行五日至屬道已感病至之日遂卒享年五十九公為部使者務從大體去苛急訊獄平恕不喜深致人罪而示已精明治財有本未嘗操智數掊克以歛民怨前後兩使蜀人狎其愛訐聞官吏慟泣居民為之罷市公以愷悌待物而處已莊重故人樂其易親而畏其不可犯薦吏幾三百員始疑其濶略無節後自州縣躐美官班班有名績時論稱其知人居家清儉不妄笑語不飲酒俸廩所餘不以入門

内周乎族姓之貧者助其嫁娶平生嗜好一寓之墳史有餘力必論事著書不以世不知自廢古今之治亂聖賢之出處強國乂人治身修性其言易知與道同貫至於涉世應事得喪悲樂吟咏情性發於所感寛而不廹樂而無怨有古詩人之作焉凡論策章奏為卷若干雜文古風律詩為卷者若干櫝而藏之異日諸子白大人請治資產公推櫝示之曰懐此待價利不貲能行吾言當如吾不負汝後三十年子孫涖官行已皆有能名通

朝籍者二為郎者三舉於鄉者連以文藝中第公之言

益驗一時名士大夫遊公之門者多在高位范蜀公鎮

石公揚休皆布衣時從公講學後致身禁從為時名臣

公獨奔走四方以死命也以其年月日葬公於某之原

公娶扶風馬氏宜家有令德先公四年卒男四人長曰

羣終國子博士次曰安郊社齋郎早亡曰牨右朝奉郎

知成州曰衆終右承議郎女一人早亡孫男十六人公

壽公度並終虞部員外郎公約監處州松陽縣高亭場

公淵公裕舉進士公祐以進士中第萊州萊陽主簿皆
卒公濟進士出身隰州隰川縣尉公立公忠公才公敏
未仕孫女十人長適秦州司理閭丘珪次適晁損之次
適張斆次適卞之羙次適劉師文皆舉進士次適廣濟
軍定陶主簿崔翰次適隰州司法魯永安次幼朝奉君
狀公行事求文於某晚進竦聞緒餘敢不從命謹考次
先後為之銘曰
士孰不學寡見淺聞富哉李公涵養有源取之其身經

世道民器大用狹而慼子言歲不我與遺諸子孫餘波渾淪仕學灊門左陽之西為公兆阡人望松檟正其衣冠死亦腐骨其人若存命也不厚德名則尊始終業履有考斯文大書端首以覺後人

張純臣墓誌銘

君姓張氏諱仲原字純臣濟州鉅野人累世隱德不仕自君之父暠始應科舉以行義聞君生數歲學為文章時有動人語諸老先生多稱之嘗夜讀書不寐其母為

起滅燭戒之曰汝父饒於財獨一男子當資取如意無自苦君曰學在致禄將以顯親也願從其志既冠舉進士隨計上試禮部不中居家治館餼厚禮知名士問學日益高明父得疾累年晝夜憂不交睫既棄養盡哀毀瘠終喪不窺門内一日盡舍其科舉所學慨然嘆曰禄不逮親吾將何求宜從吾所好即其居東南闢地種松竹中為大堂環壁架書邀致儔好論說終日時載酒相勞酒酣賦詩人競吐奇彈珠投璧磊落相射以此為樂

人亦從之不厭也河朔大荒民流亡委幼弱道上君悉養於家飲哺澣沐與家兒等方春物色父母歸之餓者踵死枕藉相屬募人斂收藏以大冢羅食物弔饗之召浮屠氏用其法呪誦解祓以絶祟厲士貧乏無所依飲食居室隨所須必具間假求折劵不問至有閱歲月不能去者敬勞如初平生好聚書不計所償掇拾數千卷指以示諸子曰吾為汝曾得良産其利不貲非金玉守無替汝力晉魏以來迄于今以詩名世者凡百餘家往

往成誦至啟手足時口不能吟猶躡躡自喜所為詩僅五百篇刻意杼柚非一日故雅麗清遠多古人不到處嗚呼可謂一鄉之良士也元符三年五月十七日以疾終享年五十鄉人皆傷之先有治命語家人曰吾先君欲改卜高原葬我大父未幾寢疾泣以付我嘗恐奄忽負先君語為恨無窮不幸疾苦逮今彌年甫畢大事若有神助死生命也又何憾焉娶錢氏武肅王之曾孫治內有法後君五年而亡子男五人曰紳三班借職曰詢

曰績曰綗鄉貢進士曰紹女三人長適鄉貢進士翟光弼次適鄉貢進士王彤一在室諸孫二十二人男曰彥輔彥忠彥正彥和彥遠彥常彥聖彥誠彥珪彥冋彥覺彥臨彥能女九人並㓜崇寧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葬於呂村諫議鄉之原并錢氏祔焉從先兆也昔君之父就養孑立無他昆弟遊膝下逮君年未四十子孫已十數人歲時拜堂上鴈行進退士族相語以為盛事初閒居不復筮士有相好者告曰君才過人兾及壯時拔身

取高位何為泯沒閭巷笑而不答後鄉人去仕官奔走四方稍稍重名爵憂憊疾病其甚者顛頓流落殆不能活妻子君方幅巾林下嘯吟傲睨較其利害得喪然後服君之高大父以貲其家獨君數散施寖失生事家人為憂益自信甚篤自君之卒子孫皆力學執經庠序者數人其一升辟雍為貢士借使昔日侈居養無一毫惠善及物士大夫過門不入後生輩無所睹聞庸庸怠惰至於辱身敗門戶不能如今日自好無疑此又知其賢

於衆人遠矣將葬其子紳來乞銘於予予與君晩同場屋君之父又兄弟遊也知君尤詳為之銘曰

有美斯人兮好脩滔滔不顧浮我舟館饟奉客日與遊圖書潤屋後世謀起羸掩露吾隱憂黄金禍人無久留千首不見東諸侯從吾所好非所求天寔抑之夫何尤有泉在淵滿則流前日種耘後日收魚罔之藏其可休

仁壽縣君藺氏墓誌銘

夫人姓藺氏其先開封人左藏庫副使宗道女嫁供備

庫副使木公封仁壽縣建中靖國元年十月十五日卒於寢舍享年七十一夫人性明慧遇事有識取乎中義動有儀矩閨門内外雍容調一而無間言事其夫尤敬未嘗忤辭色木氏族大無世貲夫人既歸於其家婚姻之助出奩中物無一毫吝嗇疎服之貧者撫存尤渥不繼輙脱簪珥與之察其意得而後已供倫君方謀葬考妣不幸病且卒夫人曰人子之恨莫大於此使長夜不瞑者未亡人之罪也傾其篋為錢二十萬卜得其地於

祥符縣栢榆之原奉姑舅以葬并其夫從之貢士徒跣以助封築行路嗟惻平居出納有度儉以自處冠婚祭祀飲食服用不謀於人而皆以時具仕者厲於官學者強於業女即其工婦修其職舂爨之賤各運其勞而不知化嗚呼夫人之德可謂賢矣不幸長子早卒哭之甚哀寢疾累月越明年秋疾作如故召諸子促致喪具親舉佛事衣衾之制手自紉綴疾寝極告諸子曰吾嫠居守節幾二十年綱紀家事一日必葺惟恐貽乃父地下

憂汝等方壯而立且復有子矣吾順化無憾然克孝克和以續厥宗猶有望於汝也言竟而逝以其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舉其柩歸於供僑君之壙禮也子男四人長曰彥輔右侍禁監鄆州都作院先夫人卒次曰彥國彥常彥㢸皆舉進士女一人適右班殿直杜士宣孫男三人曰詵曰諤曰說皆幼孫女六人長適三班借職路扶次適進士柴貽序餘在室余事夫人為小功尊而蒙愛尤厚知本末甚詳故為之銘曰

夫人之德寔母婦師内明外正不介以私於義能果霈然克施孤嫠立家有養有歸所顧既獲知死不疑木世風顯追今則徽惟德可作祉禄具依尚爾後人勿替爾思

樂靜集二十九

樂靜集卷三十

宋　李昭玘　撰

壽安縣君卞氏墓誌銘

夫人姓卞氏嫁為故比部郎中陳公仲孫之妻封壽安縣君元祐二年五月十五日以疾終其子以五年正月十九日葬夫人於齊州長清縣和平鄉千秋里潘封之原從比部公之兆前葬狀其行求銘於予因其事為之銘曰

卞曹叔後莊以勇聞壼晉侍中忠孝一門後家許昌
仕宋滋顯震名能詩終督鄮掾袁尚書郎咸太府卿
賛計主漕以風力稱三世有庸善德垂裕是為夫人曾
祖祖父夫人幼警姆傅不煩言動有度德容閒閒母多
子男獨保女厚孰無姬妾願得為婦求儷君子言卜其
因鳳凰鏘鏘盍歸于陳陳世大門屬有疏豁緝柔惠恭
好我如一治内有政如吏治官義不私已人無間言比
部守綿民阻凶歲傾禄哺飢後日不繼請出匳具以汝

殆貧婦無外事我寧忍人旁孤無天覆護猶已冠笄聘婚
備物如禮不幸中寡克艱于家四方田桑罔有蘖芽率身
布疏履儉時力弗謀于親有祭有食以善教子子不廢書
論世辨物霈然士夫感疾告終命諸子侍汝父汝承不惰
吾慰壽六十九物數所難天胡嗇斯而不百年實生三子
惟燮冢嗣為州椽曹少官丞世度敏為吏今於須句唐孝
友聞始登薦書長女亦夭幼有良配齊之儒冠公輔周氏
林林諸孫綽有令姿二女稚孩五男學詩陳氏之先餘澤

未寘夫人緝之其後必大清源之南體魄既歸邦人式瞻我母婦師里名千秋世籍厥祉亦既有孫孫復有子

察推閆公行狀

公姓閆氏諱某字某濟州鉅野人其先世見於歐陽文忠公所撰贈兵部侍郎曾祖某之神道碑祖某光禄少卿考某贈衛尉卿公少喜讀書未就舉以光禄恩補太廟齋郎主濟州鄆城縣簿臨政明速嚴約束不妄笑語吏持文書踧踧進退庭廡肅如也邑壤素膏沃屬歲大

登勸民寖穀萬斛越明年旱災民不飢多賴公以活改
京兆司理叅軍故相晏元獻公以年位持重罕岀治府
事僚吏稟白遣親校報可否小人因緣紉閉中外擅移
事莫敢與辭公庭叱之堅請入見因從容請元獻公曰
朝廷倚尚書勲德鎮方面執事之吏欲日望風采承教
命以布威惠今使之整冠斂版聽指顧於小校其如人
望何元獻公曰微君孰教我翌旦語坐客閆君骨梗有
識異日不可量遂薦於朝太師潞國文公繼領旌鉞會

邊邑小警須輕車數百乘期令頗急議者惶畏公以術克致三日而足潞公愛其才每異禮之鄠縣有富民甯勝酗酒毆人知其必死紿里人張存曰是嘗惡言詬汝今可逞存不察毆之致死縣索賊勝扳存以告吏受賕誣舉具其獄上於府存不能自明公側知之卒正其罪或有譽公者公曰出一人死非以邀陰惠但理官之責當如此耳治獄平反皆此類也遷光州軍事推官秩滿將改官坐簽書不當黜兩資再調洋州觀察推官以治

平二年五月十二日卒于官舍享年四十六始衛尉棄諸子婦人王性行嚴正躬自教率仕官皆有立公尤以篤孝聞衆兄卒事寡嫂盡禮嫂亡育其孤如已子族人亦不辯也在仕十年所至有聲上官多薦其才若元獻公潞公彰德太師王公皆深相知不幸坎壈未究所施遽褫其壽非命也夫初娶孫氏繼室夫人任氏故參政安惠公之姪孫男一女一男某舉進士女適某官某孫男三人曰某曰瑀曰瑾

趙知録墓誌銘

君諱滋字道卿其先趙之平棘人後三世葬滏陽從其族居焉曾祖昉太子中舍祖盛太子中舍贈都官郎中父祐殿中侍御史三司户部判官以鯁亮通給為時名臣慶歷中棄養京師君年十二護其喪以歸哀毀如成人以侍御遺表恩授太廟齋郎起家深州安平主簿民力薄歲役河上多竄避違約束令數以累去君時并饒陽郡分人謂君少怯必敗事逮功休無一人私遺者歡

呼從君太守晁公仲約始器君以為可用薦于朝遷蜀州録事叅軍永康有重囚具獄上君疑其寃白守請勿治守怒曰吏敢以私意變獄耶君曰特不敢妄殺人耳會部使者始至引訊不復者君造前輙分明之叱君立庭下時天大寒故不問君徐曰奉法無狀願付吏以先屬部使者知不可屈出濫繫者三十餘人調淮陽司録叅軍到官丁永寧縣君母氏憂遂家於下邳服除授湖州歸安主簿歲大水田里被害貲籍高者安鄉白給得

以時訴免常賦窮下轉徙失期會幸而復業里胥追責如數君邀令行境上閲寔録未免者請於州州達于轉運司使者罪令丞姑息虧公上非法當劾時李公擇知州事喜君強直為君報曰縣為朝廷申恵澤不可劾竟如所請官滿授漢州録事叅軍將行謂其家人曰吾老矣安能俯仰上官局蹜耶蓬廬豆粥以終天年吾所願也竟不行侍御公先葬滏陽負大河歲苦沮洳改卜于下邳新安里葬云吉歲月或逆未幾君得疾且有治命

召諸子曰死吾所歸獨先壠未安恐終不得瞑無以逃
塚訟汝輩勉之無吾罪翌日遂卒寔元祐二年三月二
十九日也君四娶張氏孫氏晁氏晁為東州望族夫人
即比部郎中仲淵之女以其家法治内甚宜皆先君卒
朱氏仁淑善安恤其孤男四人舉進士曰崇厚曰崇烈
曰崇德曰世雄世雄力學早亡崇烈大觀初以行藝貢
為辟廱生後君十七年卒女二人長適進士朱訓次適
進士朱仁美君幼奇穎通左氏春秋博覽史傳務曉大

意間為小詩以陶寫情性為人倜儻明給內外洞達
人初未知一聽其言不復自外情臆赴人急難如救焚
溺嘗以事抵京師繫舟河次夜聞哭而哀者訪之乃船
商載泉上供者河水五十日糧既絕行者不保皆竊取
散去謂君曰吾非死無以塞責念家在遠鄉寄哀一別
君聞之惻然曰倒吾橐中冀得五百千可紓君之急勉
自持廬社在目中矣商得之悉償于官遂以無罪去旅
食安業坊舉子楊澤與君同巷流落不得歸有小人誣

澤負百千訟于官拘守甚窘忽暮夜來歸君一見知非終窮者乃潛脫之與同載歸澤涕泣愧謝君曰吾非俠也特哀君之窮耳君自有命故吾謀得行吾何與焉後五年澤登丙科來訪君而已亡矣水部郎王諤被召已促駕妻病亟將委其家以去告君曰吾兒弱蔫一失所恃恐不能葬將如何君曰此吾責也弟行無恤數日果卒君時亦臥疾匍匐以往親為理凶事皆如禮遊士無託每衣食之客至飲酒笑歌徹旦家事有無不問也嗚

呼正色屈人好義能勇如君不可多得不幸無勢以行其志數見於里閭之小節然亦中材所慕薄夫鄙人畏而化者也崇厚將以某年某月日葬君於新安自侍御而下六喪同舉奔走四方以經大事余昔從君遊最久又喜君之有子也為之銘曰

剛决不詭可以任大事振急如已可以惠百世天不攜其志誰毀誰譽曰放以娛其窮於天而達於人者歟悲夫

張廣叔墓表

士困於俗習弊于蹇淺汩汩遂棄於常塗者久矣為能擇賢士大夫從其所教篤好而力行之以自奮於一時亦豪傑之志也南陽張寓字廣叔世為徐州古豐人六世祖太子賓客諱延庶晋天福間徙居金鄉子孫家焉曾祖肅淳化中為監察御史敢言事以亮直聞未四十而謝事家居士論稱其高祖畋隱德不仕喜飲酒尤工為詩與石曼卿為忘年交父孝綽累試進士不中聚書

教子弟慷慨氣决輕施重義往來多顯人母杜氏豐縣令期之女繼室韓氏君即杜所生也五歲讀退之進學解再過成誦初志學極意墳史兵部侍郎王公汾布衣時從先府君遊館于其家每挾疑以請問詰有理王公奇之曰東州不乏名士此兒吾所畏也縣令河南李公育博洽能文有盛名於時君執子弟禮日造其門求所以學古為文之要李公曰君子學以致其道出處則有義命存焉司馬遷劉向揚雄制作之淵源也思則得之

君踐服其言造適益遠矣既冠四預鄉書連服內喪十
年不得隨計紹聖四年春御試賜進士出身未調歸省
屬幼弟卧病親省方藥調飲餌不暇食息惟恐貽親憂
未幾告卒君曰吾父年益高不幸有愛子之傷安可去
庭闈自今不復言仕矣暇日負几杖奉版輿周覽家園
為具肴醴召賓客行觴賦詩君雍容曳綵衣庭下再拜
為壽鄉人榮之一日府君曰老人之情重去鄉里懷婚
友笑語汝能盡孝以致養所樂多矣汝不聞得禄逮親

古人所喜使吾坐官舍食太倉粟霑恩上餘賜時見貴人來知教子之報亦自幸也君始有赴調之行既及國門感疾而卒享年三十五凡鄉人之嘗與交士大夫知其名者莫不傷之娶吳氏定州法曹靖之女男一人曰匊好學有立志女孫一人以元祐七年七月十二日葬於金鄉縣進樂鄉白茅村之原君性明俊外晦詳整自重不妄取友論古今從容中理文辭簡潔不求富艷二三讀益見微意施于事業未易量也嗚呼崑崗有五其

大盈尺可以禮上帝降福祥追琢既成俄折墮地一歎而置天之生物果何如哉此非人之所可知者若夫器質文行之美則余能知之敢表其實以諗來世

閆宗一墓誌銘

閆氏世為鄆人自六代祖寶佐唐莊宗取常山以功封太原王周廣順二年改鄆州之鉅野鄆城為濟州今為濟州人濟之諸閻皆王後也君諱某字宗一曾祖某光祿寺少卿祖某楚州録事叅軍父某宣德郎致仕公少

聽警特立讀書能強記人與論事或不中理遽面質之問詰不少屈嘗謂男子之志事無難者自斷不疑可也治平間朝廷以詩賦造士學者或困于所習君方從師授聲律竊笑之曰此女功組織之事耳試操筆為之點綴百餘言皆瀏亮中節終不甚好也性至孝就養唯謹家事巨細經強給不見所闕有所須必時至門外之親間有變故不以告惟恐傷其意少有疾或遇事不悅左右俯仰問省調適必起居如常時歡然笑語然後旁顧

却立移就食息里人稱之凡三試禮部不中元祐五年始擢進士第授濟州鉅野主簿先是宣德君有别業在滏陽晚年尤寄意泉石因卜居焉雖得其好而墳墓之國未嘗忘也君既歸賀者塞門置酒堂上奉觴再拜曰不肖子違負慈訓淹致養之日幾二十年始得一命效官有日將奉版輿東歸志願足矣敢上千歲壽惟大人無辭坐客勸侑相屬宣德君意甚歡徑醉觀者指目榮之某月日將赴官感疾甚亟顧謂從子閏曰命也奈何

汝既知所立矣無墮吾志二子孤弱為我教之無使不類吾死無憾後幾日卒里人聞之匍匐而至皆前日之客也既傷君之不幸又復念宣德君之憂無已也哭之甚悲嗚呼斗升之禄未能供一朝之養而七十之老反有哭子之哀天之施報復何賴焉雖然陰陽之理各生於所極不甚癈則不甚興剥復之道也君既有子矣為善之力竟將誰歸娶某氏男某某某皆舉進士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某鄉閭來乞銘為之銘曰

盡孝以事親禄未及酬而殞厥身誰其尸之為此不仁
尚克有悔以貽後人

樂靜集卷三十